●本版关注

《追日》以全球视野关注科学家之间的食物链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最新作品《追日》,以"全球视野"审视人情世故,在"生态环保"中彰显人性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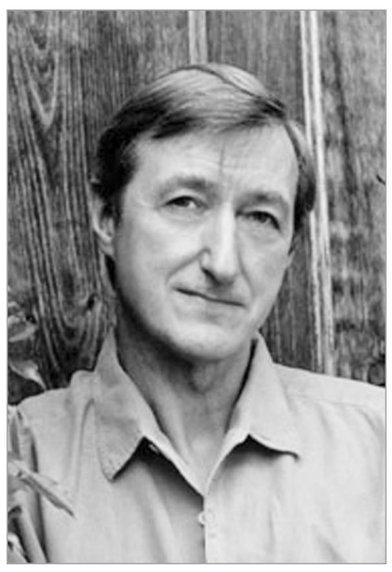
伊恩·麦克尤恩是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奖坛上,他是稀有的语言大师;在排行榜单上,他是罕见的销售明星。他1948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奥尔德肖特,毕业于布莱顿的萨赛克斯大学,后在东安吉利大学获硕士学位。一度投身于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后来对这一反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感到厌倦,于1974年在伦敦定居下来。他擅长以细腻、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笔勾绘现代人内在的种种不安和恐惧,积极探讨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的问题。

《追日》是麦克尤恩近年来野心最大也最受争议的小说,大西洋两岸的评论阵营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麦克尤恩企图将"全球视角"注入小说,但他并不热衷于寓言式科幻,而是选择正面强攻科学界内部的"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考察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形成的关系网与食物链。作者的潜台词是:无论目标多么宏大,门槛多么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类所涉足的领域就必然受制于人性的弱点,于是,"温室效应"这个干巴巴的科学名词,在小说里就与人物和情节构成愈缠愈紧的麻花辫——最后我们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详尽、严肃却不无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解。 (霞)

《追日》[英]伊恩·麦克尤恩著 黄昱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38.00元

游走在先锋与传统之间的巴恩斯

近日,英国当代文坛三巨头之一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终结的感觉》与《柠檬桌子》中文精装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20年前,巴恩斯享誉大西洋彼岸,他向来迷恋技术同时又质疑技术,喜欢法国的新小说风格,却又深藏着英国的保守传统。为了让大众更好地了解这个游走在激进与保守的小说家,本刊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



朱利安·巴恩斯

1946年生,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工作。著有《10又1/2章世界史》、《柠檬桌子》、《福楼拜的鹦鹉》、《终结的感觉》等。

《终结的感觉》[英]朱利安·巴恩斯著 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版/29.80元

■受访人: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教授) □采访人:唐追远(商报实习记者)

□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巴恩斯是个相对陌生一点的名字,首先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巴恩斯虽然现在是中年偏老,但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就有很显著的地位,这与他当时的作品《福楼拜的鹦鹉》的影响有关。他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理论,毕业后再进入小说创作领域,这使他的风格与众不同。巴恩斯很喜欢福楼拜,我们知道福楼拜有个重要的特征——每一个字都很讲究,有时候尽管作品篇幅不大,他还是要花大量的时间找到最合适的表达,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一种推敲的艺术。与福楼拜一样,巴恩斯也很讲究措辞。我以前读过巴恩斯的一篇小说,是1990年代编的。20年前,国内就有些学者很看好巴恩斯,甚至有人专门介绍他的作品《福楼拜的鹦鹉》。我在最早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这次看到郭老师有机会把他的两个作品翻译过来,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非常高兴。巴恩斯是英国当代小说家里面中坚力量的代表之一,如果以后某一天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终结的感觉》是获得了布克奖的。

□布克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区别?

■布克奖可能从1969年就开始了,它跟诺贝尔文学奖不同。其一,参赛作品必须是英国小说,作者要有英联邦的背景;其二,布克奖的评委会每年在更换,2011年布克奖评委的主任是一位女士,原先居然是一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其三,与诺贝尔文学奖青睐长篇小说不同,布克奖不怎么在乎篇幅长短,有不少得过布克奖的小说篇幅其实都很短,有一个女作家60岁以后才创作,她的每一部作品都非常短,也得过布克奖,所以最终还要看小说本身是否成熟,总的来看,布克奖评出来的作品都很不错。

□《终结的感觉》是对于回忆的思考,这本小说里面有包含着某种道德问题吗?

■我们一般说到道德,都会想起道学家,其实并非如此。科恩斯早期有一部作品,是说一个小姑娘才十二三岁,就有很高的道学家倾向,实际上,这样的人活得很累,她在老年的时候醒悟过来了,便去忏悔、赎罪。《终结的感觉》这部小说也是这样的,对道德伦理进行深刻的反思,它常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发问——叩击心灵,换一种的说法,这其实是在追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相对早期作品的"炫技",《终结的感觉》似乎多了一些人文关怀,能谈谈巴恩斯的风格的变化吗?

■巴恩斯早期受到法国新小说流派影响,《福楼拜的鹦鹉》非常明显,也不能说完全是炫技,作家有自己表达的方式。比如在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肯定要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因为如果直接挑战权威,那显然是不妥的。打个比方说,对恐怖主义的理解,用小说的手法来呈现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合适的。当代不少小说家都如此,其背后有一个相对来说不太正统的观念——对国际事物、对政治异于主流的看法,他们通过小说的方法呈现。所以说,技巧背后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样表达比较合适,尽管他们不专门研究政治,但毕竟要关切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要有着直接的对话。至于巴恩斯,早期的文风确实有些晦涩,但他的风格一直都在变化。我记得以前他写过一篇小说,篇幅很短,是说19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这篇小说就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没有任何炫技成分,之后又有新的变化,但并意味着他就顺着这个路走,说不定过几年又会给我们惊喜,又走到另外的路子上去。

□身为英国作家的巴恩斯,似乎有些法国文化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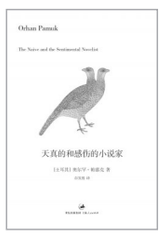
■英国作家非常抵制法国的文学理论,这是他们比较可爱的一面,不易被其他的东西影响。如果说英国人保守,就是这个意义上。但英国也是一个出怪人的国家,1960年代的时候也出现过非常激进的小说家,他们用全新的行为方式,一本书一页一页是可以随便置换顺序,不是装订起来的,是散的。这种做法背后可能受到法国的新小说影响,认为文本出来以后,应该开放的,读者可以直接参与阅读,甚至再创作的。像巴恩斯的《福楼拜鹦鹉》,就是读者可以参与修改的,这就是有一些法国文化的影子。

□通过巴恩斯这个案例,你怎么看待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化传统的关系?

■中国当代的作家实际上外国作品也读得比较多,但是他们跟新文化运动期间老一辈作家相比,有一个特点,老一辈作家既是翻译家又是作家,比如我们看鲁迅、矛盾、巴金清一色全是,而中国当代的作家读外国作品更多的是通过翻译。作品经过翻译后,我们可以说它们有很多缺陷。如果作家在外文上有很深的造诣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直接阅读可能会呈现新的面貌。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作家一定要把外国文学作为重要参考,才会出好作品,这是不一定的。哪怕立足中国本土,也需要与自身保持距离,跳出来看看,这样的话,会给本土的传统带来一种新鲜的活力。

●作家新作

奥尔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学。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总计已被译为50多种语言。2009年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学作了六场演说,即著名的诺顿演说,结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近日由北京世纪文景策划、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帕慕克说,在完成《纯真博物馆》之后,他觉得自己在做了35年小说家之后,好像回到了原点,他也意识到,这原点并不是他的出发点(这也是许多人的共识)。他慢慢地在心中有了一个他所经历的文学旅程的意象,他觉得是时候谈谈了。帕慕克在小说之外的声音与他小说中的叙述相得益彰——庄严、慎思、不同寻常,他对文学的苦恋历久弥新。

项平

一个民族是走向振兴,还是走向衰亡,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信守了正确的大逻辑。为什么振兴强大必须坚持正确的大逻辑,当下中国最大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说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和谐稳定、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当前社会上特别是网络空间里狂热追捧西方的政治制度呢?我们该如何辩证地分析? 近日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逻辑:没有共产党,为什么不行?》也许能为你解答以上疑惑。

吴淡如

吴淡如是我国台湾家喻户晓的电视台、电台节目主持人,她的作品连续5年获金石堂最佳畅销女作家第一名,被誉为"台湾畅销书天后"。近日,吴淡如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家教书《亲爱的孩子》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吴淡如的真情释放,巅峰之作。它不仅是写给孩子的"小情书",更是深谙儿童教育心理学,具备现代教育理念的家教书和儿童成长励志书。全书由吴淡如写给孩子的几十篇书信组成,书中内容不仅充满了对孩子的爱与期待,还闪烁着对当前各种教育方式的深切反思和真知灼见。

九夜茴:李少红导演是《花开半夏》最好的归宿

尽管夏天即将结束,畅销小说家九夜茴的《花开半夏》新版的上市却让人眼前一亮。这本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的新书,改编自九夜茴3年前轰动一时的旧作。新版中,九夜茴不仅对原作进行了精心细致的修订,更首度曝光了8万字无删节的珍贵原稿。与此同时,由李少红执导的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将于9月初在湖南卫视上映。

■受访人:九夜茴(作家) **□采访人:叶 闲**(商报特邀记者)

□有人说《花开半夏》是80后悲伤绝恋的代表作,时隔3年,这次的新版有什么不同?

■新版本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同时首次刊出了《花开半夏》最初的原稿,即《弟弟,再爱我一次》。《弟弟,再爱我一次》一文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如风和如画的故事,可以说算得上是《花开半夏》的前身,虽然彼时笔力尚浅,文章不如之后"花开"来的饱满,但是却真诚且新鲜。也是从《弟弟,再爱我一次》开始,如风如画的名字被很多人记住了。

□据说《花开半夏》当年出版之后不到十天,李小婉就主动联系你想要拍摄同名电视剧,而且将由你最喜欢的李少红导演来执导,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哈,这还真的是宿命呢!大概2005年吧,在我写完《弟弟,再爱我一次》的时候,我曾经在少红导演和婉姐的博客下给他们留过言,她们一直是我尊重、欣赏并信赖的导演和制片人,那时我怯怯地表示想请他们把这个故事转化为影视剧,让更多的人看到。当然,当年我的这条留言瞬时就被其他千百条评论淹没了。而当《花开半夏》首次出版后,当深夜我收到婉姐自我介绍并迫切想与我探论这部小说的短信时,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吧?我觉得,这就是《花开半夏》的命运,如此机缘。

□ 作为80后首位影视图书双栖的作家,《花开半夏》是你首部被搬上荧屏的作品吗?拍摄电视剧的过程和写小说相比,哪个更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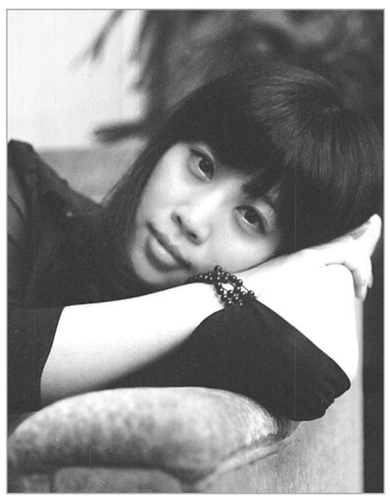
■最早和大家见面的就是《花开半夏》了,9月份湖南卫视将会在黄金强档独家首播。之后我的其他作品《匆匆那年》、《初恋爱》等也将一部部出现在荧屏和大银幕上。《花开半夏》我主要参与了剧本的统筹和策划,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记得开过多少次剧本会,出了多少稿了。写小说是自己一个人的奋斗,而拍摄电视剧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两种很不同的感受,看着这么多人为我的故事而努力,很感动也很感激。

□ 电视剧版的《花开半夏》改动多吗?

■暂时关于结局还要保密哦。不过呢,网上的一些关于结局的传言我也看到了,可以辟谣一下,那不是真的。把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相当于一次重新创作,没有变动是不可能的,而我想,只要作品的内核和要表现的东西不被改变,那么改编就是成功的。至于情节与桥段的设置,不过是一种手法罢了。希望我的读者能够以观众的身份和视角来等待这部电视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一代的女性言情小说家的作品被搬上荧屏,比如桐华(《步步惊心》)、匪我思存(《千山暮雪》)等等,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

■文学与影视的相互联系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我想这并不稀奇。以往大家可能对港台作家的改编作品印象比较深,而随着内地原创文学的繁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优秀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幕。目前我的创作仍然以写小说为主,写剧本是副业。今年下半年,我的最新长篇小说《1980年后》就要付梓出版了,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支持。未来几年的规划嘛,具体说大概会每年做一部小说或电影、电视剧,而我一直不懈的追求是享受人生,女孩子,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



九夜茴

青年作家,《私》小说主编,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著有《匆匆那年》、《花开半夏》、《初恋爱》等,均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亲自担当编剧的九夜茴,也成为了80后首位文学、影视双栖作家。

《花开半夏》九夜茴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29.80元

寇研:偶尔暧昧,偶尔赤裸

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很多,但读出历史的见地和智慧的却很少。寇研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女作者。她讲的故事总有一个历史的尺度,让人觉得有头有尾,有渊源有脉络。

○冯 磊(书评人)

知道寇研,是3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同在《济南时报》开专栏。她的专栏唤作"小道杂记",我的专栏取名"述异杂记"。后来,我们又同在《羊城晚报》开专栏。有一次,编辑发稿时把我们两个人的稿子颠倒了,我的稿子署名"寇研",她的也被"偷冯换寇"。从那以后,就开始盯她的稍。

相对于我而言,她很小,小我好几岁。论文字,却真的是行中好手(不能多说,说多了有互相吹捧的嫌疑)。

3年来,我们彼此互相知道,却从来没有碰过面,甚至没有通过QQ和MSN私聊过。直到有一天,她的小书《思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才发现文字丛林里的较为全面的寇研。

截至目前,关于这位专栏好手,我知道的信息如下:女,居住在某西部城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寇研选择在家作一枚宅女,破釜沉舟专事写作。其文字老辣,不让胡子头发都雪白的老头儿们。喜欢在文史和哲学的丛林里偶尔打猎,至于是否猎到了美好的幸福生活有待观察……

在我看来,随笔其实是比较难写的一种文字。盖当今社会,混个诗人或作家的名头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拿出有分量的东西。诗人写诗,随便写几行,即使散文化到口水的地步,仍然可以腆着脸说是"口语诗"。散文家写写小资情调,再不然到博物馆去逛一圈,回来感叹时光荏苒,眨眼间已过千年……这类文字,太容易写了。混个名堂,或者走走门子,到官方机构弄个理事、委员什么的都不是什么难事。

与诗歌、散文相比,随笔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写随笔的人,需要有丰富的积淀,还要有充足的灵感。没有灵感的文字,说白了就是在贩卖掌故。这类文字,可鄙。除了有料,随笔写作还要有思想深度。插科打诨也罢,板着脸谈谈道德理想也罢,得有让人信服的深度。没有深度的随笔,其实是散沙一盘,贻笑大方。

随笔作家是杂家。写这类文字,对知识储备的要求很高。即使不能透彻了解数千年世界文化史,至少也应该对人类文明的遗产抱有足够的敬意。否则,那绝不是随笔。写出的东西,叫扯淡。

我自己偶尔在媒体开开专栏,也去研究一下别人写的东西。香港的专栏类文字,流于琐屑。内地的专栏,虽然起步较晚,却自有特色。论原因,盖自1980年代以来,内地有纯文学领域的积淀,还有过一段时间的读书热潮。所以,虽然教育程度不能超过香港,却有绝对数量的受体——合格的读者存在。偶尔我也对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位置留给评论家;第二把交椅,应该留给严肃的随笔作家。虽然,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风格,我们的文字都还有待进步。

寇研的《思奔》,在我看来,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偶尔暧昧,偶尔赤裸。"她的文字,是有足够的读者的。不仅如此,她的文字,同样也有足够的趣味。——一篇优秀的专栏文字,应该有料、有趣,此二者之外,还要有味。这个味道,不是学究气,更不是江湖气。而是经得起推敲,耐得住寂寞的文化味。

这本《思奔》,最值得关注的是谈论男女关系。男女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男人写来,比如我,容易被人骂作耍流氓。但是,在女人写来,则是十足的前卫。——世风使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寇研谈男女,就像饕餮之徒谈吃饭。自然、从容、落落大方。尽管偶尔也惊世骇俗,却绝对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古往今来,男女之大防、授受不亲的把戏,说到底就是为了告诉你果子虽然好吃,但是不可敞开肚皮随便吃。至于为什么不可随便吃,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告诉你。只是说,"很危险,很危险"。男女关系究竟有什么危险?这问题得到60岁以后才有答案。不过,那时候你想爱都不成了。一代代人,就这么荒唐下去、浪费下去。

寇研,有一条或暧昧或赤裸的哲学家小道。这小道的尽头,是一本小书,取名《思奔》,其实是思想在狂奔。当然,你说思想在裸奔,我觉得也够时尚。

《思奔:在历史与八卦之间》寇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25.00元